

散文

故乡的风叩问年轮

●草原公主

扎鲁特的风总在黄昏时分苏醒。它裹挟着特金罕山的松香，掠过草甸低垂的云絮，终落于褪色的屋檐一角。暮色中，墙体静默如一枚被岁月磨旧的铜钉，将春秋楔进斑驳的砖缝深处……

泥土里的年轮

故乡的坐标，该从鲁北镇北沙包最高处的这座老平房说起。南墙的砖缝里嵌满经年的苔痕，北边的杨树早已比记忆中粗壮，树影斑驳处，是连绵的庄稼地在风中起伏，恰似母亲手中织针勾织的云纹——那些毛线编织的暖意，曾暖透无数个北疆的冬夜。

父亲去世那年的冬天，北沙包的雪下得格外厚。光秃的杨树枝桠，在窗玻璃上投下铁画般的剪影，斑驳如未解的谶语。那时我总以为，死亡是一场漫长的告别，却不知故乡的泥土里，早把人事兴衰酿成了年轮。就像南宝力皋吐的古墓群，那些陶型圣母与高颈双耳壶，在沙土高岗下沉睡数千年，终于在某个清晨被考古队的探铲

唤醒，让松辽分水岭的风，又带回了新石器时代的渔猎号角。

坍塌的金界壕夯土墙仍固执地趴在浅山草原上，用残缺的马面与壕堑，向每一阵掠过 的风讲述金朝的烽火。让我忽然懂得：所谓故乡，原是历史在现实中投下的叠影，每一粒沙尘里都藏着文明的密码。

乡音里的经纬

母亲的乡音是东北方言与蒙古语的交融。她织毛衣时哼唱的小调，前半句是科尔沁次方言的低吟，后半句便滑入东北话的悠扬，像勒勒车碾过草甸时的吱呀声——颠簸处似马蹄踏沙，平缓时如溪水穿林。那些年，她在经销部拨响算盘的噼啪声，与街角小贩的吆喝声交织，织成了鲁北镇清晨的独特经纬：卖奶豆腐的老汉用蒙古语拖长调子，卖沙果干的大婶操着方言讨价，百灵鸟在电线杆上跳跃啼鸣，乌力格尔的四胡调从蒙古包里漫出来，在车辙印上蜿蜒成河。

父亲走后，母亲的手愈发精巧。她绣的

盘锦鞋面上，山杏花与鹿纹相依相缠，那是扎鲁特刺绣里最质朴的意象。有次在通辽的商场，我见着机器绣的蒙古袍，花纹繁复却失了生气，忽而想起母亲在昏黄的灯光下穿针走线的模样——她总说，针脚要顺着布料的纹路走，就像人得顺着故乡的节气活。

格日朝鲁的牧民仍在走“敖特尔”，他们的勒勒车辙印，在草原上画出的弧线，与母亲手中的绣线一样，永远牵着这片土地的魂。

时空里的守望

记忆里，关于西辽河文化的描述总显得遥远而抽象，直到站在阿木斯尔遗址的沙丘上，才真正触碰到五千年前的时光碎片。磨制的石斧还带着先民手掌的温度，“之”字纹陶片上的每一道刻痕，都是岁月未曾风化的方言。

离开北沙包二十余载，最难忘老屋墙上那幅泛黄的扎鲁特版画。画中牧马人扬鞭疾驰，粗犷的线条里藏着“留黑”阳刻的力

道。纸色已褪成秋叶，拓印的轮廓却依然鲜活，仿佛能听见木版与拓纸相触时的沙沙声。如今想来，那些拓印的岁月与母亲的织锦，原是同一种守望——前者以刀为笔记载历史，后者以线为墨编织岁月。就像大黑山的人面岩画，圆目微张的神情穿越千年，与故乡的云影天光相映，让每个凝视者都忍不住猜想：在我们之前，有多少人曾站在同样的山岗上，看季节轮回，听草木荣枯？

去年陪母亲回北沙包，她在杨树林里站了很久。树影婆娑中，她轻声说起父亲去世前那个春天，曾为一棵棵杨树修剪枝桠。“那时他总说，等你们长大了，这林子就该成材了。”母亲的声音轻若一片落叶，却让我看见时光在年轮里打转——当年的小树早已参天而立，父亲的坟头也开满山丹花，而穿越时空的风，依旧徘徊在辽代豫州城的残垣上，将庙宇遗址的碎瓦吹成一首无人能和的长调。

写给故乡的信

此刻在通辽的住所，窗外霓虹如星子坠

落，却照不亮远处原野的轮廓。案头摆着从老家带来的奶豆腐，乳香醇厚的方块在瓷盘里泛着温润的光泽。咬一口，微微的酸裹着淡淡的甜，恍若故乡的方言——初听粗粝，细品却满是温情。母亲蜷在沙发上织毛衣，毛线团在她膝头打转，像极了格日朝鲁草原上低垂的羊云朵。

城市的钢筋水泥缝隙里，再长不出野韭花的白雾，也听不见勒勒车的木轮与草茎摩擦的私语。母亲常说，人像候鸟，迁徙得再远，翅膀上总沾着故土的霜。我忽然明白，所谓乡愁，从来不是简单的眷恋，而是血脉与土地的共振——是远古的陶片沉睡于掌心的重量，是千年的刻痕烙入瞳孔的纹路，是母亲织就的每一朵云纹里，藏着的整个北疆的春秋。

北沙包的风又起了吧？它掠过杨树梢，掠过庄稼地顶，掠过母亲当年经销部的旧址，最终伏在了窗台前。恍惚间，风声与母亲的针脚声重叠，似叩问着岁月辙印深处：这跨越千年的守望，是否早已在时光里，织就了永不褪色的年轮？

散文

人生恰似一场逆旅，我们皆为其中的行者。

在这既漫长又转瞬即逝的旅途中，苦难与挫折如同影子般紧随身后，但正是这些历练，让生命的花朵绽放出别样的光彩。

回首往昔，我从基层教育的殿堂，一步步踏上了文学编辑的岗位。这条道路上洒满了辛勤的汗水，铭刻着坚持的足迹，每一步都深刻记录着成长的烙印。这段经历让我深刻领悟到：只要心怀梦想，勇往直前，即使人生道路崎岖不平，也能开辟出属于自己的繁华天地。

初入基层教育领域，那是充满希望与挑战的起点。怀揣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我踏入了那所简陋而质朴的哈根庙小学。它位于兴安盟与通辽市的交界，是一所名副其实的乡村小学，由庙宇改建而成，几间孤零零的教室，没有校园围墙，也没有大门。然而，虽条件简陋，但孩子们那一双双清澈而渴望的眼睛，如夜空中最亮的星星，点燃了我内心的热情。

面对现实的困难，我从未退缩。因教学资源匮乏，每堂课的准备都需绞尽脑汁。学生们的基础参差不齐，需要我付出更多的耐心和精力。但我从未有过放弃的念头，因为我深知，这些孩子是未来的希望，即使只是一丝微弱的光

散文

今天给女儿在夜市买了一套薄睡衣，老板要价80元，最终成交价分文未降。这让我想起二十年前和发小梅子的第一次进城创业，同吃同住在一个出租屋里，每天早出晚归为了年轻的理想奋斗的日子。比我大两岁的梅子很会生活，也会过日子，总能让我们的衣服飘着雕牌洗衣粉的香味，袜子也是一找一个准，伙食更不用说，一水儿的青菜，经她一烹饪，都能吃出红烧肉的醇厚滋味。

但是我有反抗拒跟梅子逛街买东西，每一次砍价她都下狠嘴。她冲着价格的三分之一下手的时候，我都暗暗捏把汗，总担心我俩能不能毫发无损地离开。

她买东西，脸上一般都会写着“嫌弃”两个字，那副喜爱不形于色和欲求还留的样子，让我和老板都拿不准她到底是要，还是不要。最后老板在身后痛苦的咬着牙，叫她再回去商量商量的时候，她才认为砍到了火候上。梅子总是这样，面子可以丢，钱包里的钱不可以。

跟在梅子身后的时间久了，我慢慢发现砍价还真是和店老板的一场心理博弈。有一次我们去一家服装店，店里有一件毛衣要价98元。梅子看上了，她拿出淡定的表情和语气，摸摸这件，比比那件，然后做出一副只要价格合理就会买很多的样子。基于前期的经验，她挑挑拣拣一会后，直接把那件看上的毛衣指给老板说：40，我要了！那语气和架势俨然是一个小暴发了。

我认为这已然不是常见的讨价还价，简直是往骨头上“砍”。我扯了扯梅子的袖子，她没理我。老板也白了她一眼，语气里带着愤怒说道：“你这丫头，附近有家银行，你怎么不去抢啊！”

老板的态度直接暴露了毛衣的底价，梅子很快地追价：“50，做买卖都不容易，多给你点无所谓！”老板指着毛衣声音提高了几倍：“这质量，这款式，50元能买到？你给我买几件，进货都进不来的！”梅子冷笑着一副要走的样子：“我也是摆过地摊的人，这样的毛衣50

芒，我也要竭尽全力去点亮它。

在哈根庙小学度过的岁月里，我竭尽所能投身于教育的崇高事业中。我向孩子们传授智慧之道，点燃他们求知的火焰，细心审阅每一份作业，倾心交流，深入探索他们生活的点滴与学业的困惑。

夜幕降临，我独自坐在书桌前，虔诚地沉浸在教材的海洋中，探寻生动有趣的教学方法。那时条件艰苦，连教学资料都需我亲手编撰，使用钢板蜡纸，小心翼翼地刻写每一个字，再用手工油印机，一丝不苟地印制资料。

为了让孩子们飞翔在更广阔的知识天空，我绞尽脑汁，充分利用有限资源，组织丰富多彩的课外学习活动。我向嘎查书记百般恳求，将篮球架移至学校。篮球和足球均由我自费购置，每当课间铃声响起，我便与孩子们一同挥洒汗水，欢声笑语回荡在校园。

冬季来临，为了让孩子们在温暖环境中学习，我带领班里的学生拾捡牛粪饼以作取暖之用。寒风刺骨，但看着孩子们充满热情的脸庞，我心中涌动着无尽的欣慰。

那段时光虽然辛劳，但我的内心世界却因此变得异常充实。每当看到孩子们在知识的滋养下茁壮成长，脸上绽放出自信而纯真的笑容，我便感到一种

难以言表的满足与喜悦。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不仅锤炼了我的耐心与毅力，更让我深刻领悟到作为一名教师所肩负的责任。它如同一颗充满希望的种子在我内心深处生根发芽，激发着我对梦想执着追求的坚定信念，鞭策着我在教育的道路上勇往直前，永不言弃。

随后我辗转多所学校任教，在教育的道路上默默耕耘，将知识与关爱传递给每个孩子。忙碌之余，我内心深处的文学梦悄然滋长。自幼对文学怀有浓厚兴趣的我，在闲暇之余便会沉浸在文学的海洋中，如饥似渴地阅读经典著作，品味大师们的智慧与情感，也尝试将自己的感悟化为文字。

我追寻自己的文学梦想，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投入创作。面对投稿被拒和创作的瓶颈，我明白梦想的实现需要时间和努力，每一次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我不断反思自己的作品，虚心向其他作家请教，努力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

终于，我的努力开始得到回报，作品陆续在一些刊物上发表，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但我并未满足于此，而是渴望在文学的广阔天地中走得更远。幸运的是，我调到市里工作，得以成为一名文学编辑，这个岗位不仅让我更深入地接触文学，还给了我帮助更多作家实现梦想

的机会。

成为一名文学编辑是我人生中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岗位对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扎实的文学功底，还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和高效的沟通能力。面对新的挑战，我丝毫不敢懈怠，每天审阅大量稿件，挑选具有潜力的作品。这个过程虽然艰辛，但每发现一篇优秀作品都让我兴奋不已。

在编辑稿件的过程中，我与作者们保持密切沟通，共同探讨作品的修改方向，反复交流、斟酌词句，力求让作品更加完美。这个过程让我深刻体会到每一部优秀作品的诞生都离不开作者与编辑的共同努力。同时，作为文学编辑，我有机会接触到各种风格的文学作品，极大地拓宽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文学素养，让我对文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热爱。

如今我依然坚定地走在文学的道路上，前方还有漫长的路程等待我去探索，但我已不再害怕，因为我相信只要保持对梦想的热爱和执着追求，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前进的脚步。人生短暂，我们更应珍惜每一个当下，勇敢地去追寻心中的梦想。让我们带着希望和勇气，在这跌宕起伏的人生路上，向着光明璀璨的未来，昂首阔步，奋勇前进。

路边摊，朴素生活里的别样温度

●齐润艳

元，你是赚钱的好不？”

“看你实在相中，拉你个回头客，再加点卖给你！”老板的语气明显弱下来。一番斗智斗勇的周旋，梅子最终以55元的价格拿下了那一件看上去有点档次的毛衣。在梅子得意洋洋地装起衣服走出店门的时候，我因为诧异而张大的嘴巴还没有合拢。

连两元店都要砍价的梅子，却从不对烤红薯和路边瓜果摊砍价，哪怕贵点也会买。

她说：“我爸妈在农村就种这些东西……”

瞬间，她的目光和语气就都变得柔软，一些闪光的记忆和场景也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十几年的打拼，我和梅子都小有成就，在城里安了家，买了房，在大商场超市的购物有时也很任性。我们时常在酒吧笙歌畅饮，但依然钟情于路边摊。那种小市井里的热气腾腾，摊主浓重的方言，和烟熏火燎下的黑脸膛，让人心生暖意。为理想生活打拼的日子里，我和梅子时而颓废，时而意气风发，时而辗转反侧，经历着生活的捶打。但无论处在哪个阶段，我们最钟情的就是路边摊上的炸串和手擀面，摊主大姐的笑容就像热情好客的街坊邻居，每晚吃不腻的一碗面是世上最好吃的一碗饭，倒点醋，咬上一口蒜，和摊主大姐唠上几句家常，顿觉亲情从未缺席，慰藉着疲惫的身躯和两颗漂泊的心。现在的我和梅子也时常会踩着高跟鞋在路边摊上吃烤串喝啤酒，在街边的小推车上买袜子和鞋垫，无需讨价还价，潜意识里这就是最低价。我们会把蹲在路边卖玉米老人的青玉米全部买下，然后告诉他要早点回家。我们相约起大早，逛早市，买回带着露水的大白菜、茄子青椒和豆角。每去一次，车子后备箱都会塞满，吃不了就放进城多事的母亲晒干菜。母亲非常乐意做这事，她对晒干菜这件事有特殊的情结。在过去没有超

市和冰箱的年代，母亲晾晒的干菜养活了我们大家子10口人。晒的干菜说不出有多新鲜，但从种到收，再到我们的胃，诸多程序都经过母亲的双手。一大缸酸菜、一大缸芥菜、一捆一捆大葱、一串串的红辣椒、干豆角和大蒜头，串出人间烟火气，串出家的味道与温度，串出一段深入骨髓的记忆，也串起一个回不去的年代。

母亲在农村种的小菜园，样式多，品种全，各种蔬菜都种点儿。记得在城里教书的舅舅每次来家里，都是先奔母亲菜园，掐一把生菜叶或者摘一根黄瓜，用手搓揉几下就往嘴里送，那感觉好像比吃肉还香。他说母亲菜园里的菜对于城里人来说就是山珍海味，没有化肥，没有农药，而且都是头茬嫩苗，吃着放心。回城的时候，母亲大包小包的给他往自行车上装菜，车筐里塞，车把上挂，后座上夹，把舅舅的自行车装得像个卖货郎的小货车。这时的舅舅总是偷偷的往母亲的小褂兜里塞十块二十块的纸币让补贴家用，然后推车就走。等母亲反应过来攥着皱巴巴的纸币追出去的时候，舅舅的自行车已经蹬得飞快，只剩一溜飞扬的尘土中若隐若现的背影。这时的母亲惆怅地皱着眉头冲着那已经消失的背影叹气：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一家人，也不容易啊！

到了秋天，赶着庄稼地里的粮食进院之前，母亲就开始把菜园里的黄瓜、茄子切成片，铺在竹盖帘上；豆角、辣椒穿成串搭在栅栏上；大白菜、大葱码齐靠墙，排成排晾晒。我们进进出出穿梭在母亲的干菜阵里追逐打闹，又被母亲大声呵斥制止，甚至赶出院子，我们跑出很远，回头冲母亲嬉笑。母亲并不过多搭理我们，只是在她的干菜阵里翻翻拣拣，挑出腐烂的叶子丢掉，把没被阳光晒到的部分翻到上面来。

看着一排排、一串串的蔬菜壮观地挤满小院，我们有时也像准备冬眠的小动物一样跟着母亲忙碌，更多时候是看着她收

获、贮藏，日子朴素而温暖。潜意识里就会认为有干菜吃的这个冬天，不会冷。

这样的干菜我们吃了好多年，直到迈入有超市的城里，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色彩艳丽的新鲜果蔬也并没有抓住我们的胃。每年还是会从母亲的菜园里往回搬菜。一样样我们都很珍惜，把这些食材妥善保管存放，节假日或者有客人的时候才拿出来吃。因为母亲越来越老，身体越来越不好，腿脚也不再利索，她种的菜也越来越少了。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父亲去世，母亲进城。

住进楼房的母亲不再种菜。她每日都郁郁寡欢，想念父亲，想念老屋，想念街坊邻居，想念她的小菜园，更多时候是慨叹自己的无能为力。我们几个儿女竭尽全力地安慰她，给她找事做，缓解她的忧郁，可是她的笑容还是越来越少。其实，我们的心情也有说不出的难受，每次看见路边卖菜的菜农，都会想起儿时的菜园，和带着母亲汗水的蔬菜。一样的味道，一样的温度，一样的情感。

我和梅子都是从农村摸爬滚打出来的孩子，每忆起过去，都会感慨又伤感一阵子，笑着笑着就流下眼泪，为那些朴素而又激情澎湃的日子，和那些在记忆里停留并给予温度的陌生人。时间是无情的，被它带走的东西越来越多，有的还没来得及及细细盘点，我们已人到中年，而养育我们的至亲已是耄耋之年，甚至天人永隔。

生活给每个人都准备了一副沉甸甸的重担，只是有人把它扛在肩上，有人把它装在心里。其实，幸福简单也具体，亲人康健，衣食无忧。可是这简单的幸福并不是人人都能拥有。

现在的我和梅子购物的时候还是会讨价还价，但经历生活磨砺和人情世故后，心里已经有了一把尺子：如果有更好的出路，谁会起早贪黑出来寻个好位置摆上一筐筐的果蔬，谁会在烈日炎炎下推车沿街大声叫卖袜子内衣，谁会在深夜升起炉火，码齐桌椅板凳等待第一桌客人……

与一滴雨水谈论夏天

●王颖异

那年夏天，冰棍在掌心淌着蜜，我和老爸坐摩托车回家，泥路上水花咬碎裤脚的褶皱——我指指那湿透的衣衫，想起冰棍融化的模样。也担心那些雨滴，会不会像冰棍一样，无声无息就不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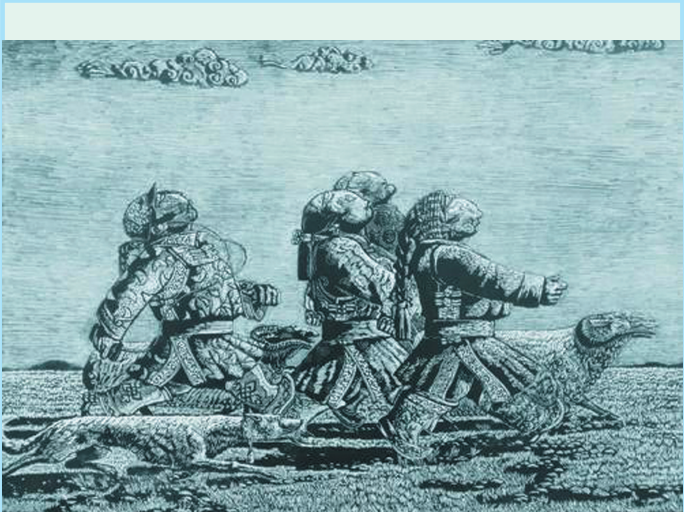
入夜后雨点终于憋足了劲，噼里啪啦砸向滚烫的柏油路面。像一群偷喝了汽水的调皮小孩，在热气里蹦跶。我看着它们，笑了，原来夏天的雨，这么肆意而洒脱。

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拧成麻花，细长的光绳仿佛能走到便利店。冰柜里藏着的，是月光下透心凉的解脫。

我抬头看看天，银河朦胧，星星也困了，但我们的笑声却扎进了路面，跟着来往的车灯震颤，轻得像耳语，又重得能压出湿漉漉的辙痕。像是融入了城市的脉搏，轻轻的，却也真切切。

乌云压下来的时候，我们下意识地击掌。闪电划过的瞬间，撕开天的幕布，我喊出藏了许久的心愿，盼望若能跳一场舞，赤着脚把这满地的月光都踩碎，再和你一起呼吸裹着潮气的晚风。

裙子在水花中飞舞，车轮匆匆碾过，我们就成了随波逐流的星星，被雨势卷进排水沟的暗道，却都朝着海浪涌动的方向。夏天的雨啊，卷走了蝉鸣的聒噪，也把某句没说出口的话，溶成了脚边渐渐逝去的水迹。



清风(版画) 金宝军 作

科尔沁文学

艺如东因 题